

彭洋踏春

□方明

甲辰之年，正月二十三，春光明媚，晴空万里。朋友相邀，趁着双休周末，同赴福安市康厝畲乡彭洋村踏春，探究抗清民族英雄刘中藻的人生轨迹，追寻一代先人洞山九潭摩崖石刻文脉。

小车奔驰不止，穿溪北洋隧道，过溪潭镇岳秀、磻溪村，辗转西安村，真可谓山路十八弯，盘旋22公里乡道，跃上葱茏进入彭洋村。但见樱花烂漫，油菜花飘香，杉树耸天，毛竹葱茏，溪水潺潺，泉水叮咚，处处鸟语花香，春意盎然。

彭洋村虽称“彭洋”，至今却无彭姓，然村里显应宫中却供奉有一尊彭大公塑像，唐朝乾符年间，彭姓先祖到此肇基创业，来到石莲山脉，发现这里山清水秀，一片开阔地，便取名“彭洋”，至今1150多年，尔后发展壮大，迁移外出繁衍，犹如坂中畲族乡彭家洋村一样。彭洋村不算大，地处康厝畲族乡西部，海拔561米，辖彭洋、桂垅两个自然村，村落面积仅0.07平方千米，却居住着310多户、1160人，畲汉和睦相处。

虽然已近中午，但大家似乎忘了饥饿，不顾山路崎岖，冷风扑面，依然干劲十足登上提刀山

顶，真犹如唐代诗圣杜甫之感：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蓝天白云下，群山逶迤环绕，高楼大厦近在眼前，座座黛瓦民居宛若繁星点缀于绿水青山中，那赛江交溪之水、穆阳千年古镇、溪北洋开发新区，尽收眼底，令人心旷神怡，心情激荡，不免遐想大千世界孰若此，是地独风醇俗俚。

而若走田埂，跨山路，向东西前行十余里，一路青松挺拔，杉木蔽日，亲临画眉古井，泉水如镜子，清澈见底；伫立合掌石前，石像双掌，顶礼膜拜，凤舞龙蟠，则似有闲情，品茗香茶，大有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”，盼寥廓之茫茫，羨长江之浩浩。

走进金碧辉煌的五峰寺，掩映在树木葱茏中，不由肃然起敬，当年抗清名将刘中藻青少年时期，曾在此研学读书十年。五峰寺位于彭洋村西北侧，因四周有五座山峰环绕护卫，故名五峰寺，始建于唐乾符六年，据明代弘治己酉年（1489年）《八闽通志》卷七十九《寺观》记载：“国朝（明朝）永乐十年（1412年）重建。”寺内至今留存一块“五峰庵”石碑，碑高近两米，碑文叙述明代万历八年重建后百

年之事，碑立时间“康熙四十年（1701年）正月吉日”。

刘中藻（1605--1649），字荐叔，号洞山，南明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，抗清民族英雄，赛岐镇苏阳村人。他3岁丧母，10岁丧父，而由母舅彭洋村薛文生抚养成人，18岁考中福宁府秀才，明崇祯六年（1626年）中举人，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，授行人官职，官至兵部尚书。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占据北京城，刘中藻忠诚保国不从；清兵入关后，他乘起义军慌乱之际，只身逃回福安，隐居彭洋村，苦读《周易》。

1645年6月，南明隆武元年唐王朱聿在福州继位，听完刘中藻的复明大计，当即拨款500两白银，让他招兵买马，出关拒敌，投入到抗清复明的斗争之中。他率领的畲族军骁勇善战，隆武二年（1646年），聚畲军万余人，攻克浙江庆元、泰顺和福建寿宁、福安、宁德、古田、罗源等七县的大部分地区，因战功显赫，刘中藻被封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。永历三年（1649年）正月，刘中藻攻克福安县城，让清朝胆寒。

漫步彭洋村道，望着村中清澈见底的“中藻井”，村党支部书记缪寿声感慨万千，称颂刘中藻誓死保护福安城10万老百姓的丰功伟绩：“刘中藻攻克福安县城不久，清总督陈锦率兵10万人将福安县城包围，不敢轻举妄动，强行攻城。而是在城外挖

沟、树栅，把福安城团团围住。4个月后，城中无粮，刘中藻知道回天无力，为了福安10万百姓免遭杀戮，毅然自己吞金自尽。临终前他嘱咐家人，为他穿上明朝衣冠，坐于中堂上，以示他对明朝的一片忠心。”1995年，刘中藻被福建省委宣传部等单位批准定为福建省100名爱国历史名人之一，福州左海公园之“福建爱国碑林”中，留下了他的英名。

刘中藻，被人誉称“石莲山房”走出的一代英雄，他的诗文集《洞山文集》、《葛衣集》、《洞山九潭志》。石莲山房，其实只是一个石洞，大约五六平方米，300多年过去了，依然立于山头上。在石洞一侧，抬头可见“刘子读易处”几字，很有力度，入壁1厘米深，洞中还有不少诗作，都是他当时所作。

洞山九潭，景色优美，风光旖旎。虽然这里春天鸟语花香，夏日清风拂面，秋天满山红叶，冬日梅花漫野，天高任鸟飞，山泉叮咚响，但由于时光飞逝，我们无法一一领略刘中藻在彭洋村读书期间，开辟出九漈峡谷山涧的自然景观：问津潭、灵岩、醉仙岩、盘陀岩、天乐台、玉淙洞、玉笋林、漏月峡、印月潭、面壁潭、钓台、试剑石、普陀岩、云屏、虎头岩、藻玉岩、滴珠岩、玉箸漈、绣云壁、满月潭、方丈潭、龙潭、叠善岩……也难于一时爬山涉水，满足欣赏那八组摩崖石刻、洞山九潭。

沿着洞山九潭溪涧，追寻爱国英雄之足迹，千年彭洋正春潮涌动，万物生机，焕发出乡村振兴的时代信息，展现一方神奇的自然风光，无愧于2023年3月，荣膺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称号。



敬畏廉村

□郝山郝水

廉村并不大，却很大气，连人连溪连山中风景都显得气势磅礴。薛令之由朝臣变为布衣之士，廉公风范千古长存，他的塑像屹立于村口广场，令无数人驻足敬仰。如今，廉村每一枝草叶，每一朵鲜花，每一棵树木，凡生长在廉村土地之万物，便有天光地气，便有乾坤万象。

此时，我久久站在薛令之塑像面前，他官至补阙东宫侍讲太子老师，史上对薛公有诗赞曰：妙手丹青夺耀日星，俨然袍笏赫尔神形。褒封灵祐明德惟馨，宜享千秋之祀典，咸治万载之英灵。薛公号“明月先生”，少时曾在溪北洋城山灵岩山“灵谷草堂”就读。如今此地氤氲书香之气息。据载，北宋大书法家米芾曾不远万里慕名来到这里，在灵谷草

堂前一块白色石头上挥笔题写“积善岩”，留下千年墨香，恒永地在这块乡村历史文化圣地，让人无穷无尽地遐想，使得多少文人墨客穿行逗留，云日回照里，人人尽享乡村泥土味道的文化盛宴。

时令已进入冬季，我兴致勃勃来到廉村。之前，我也数不清多少次踏上廉村土地，从未写过廉村只言片语，参加市文联组织文艺采风活动，我也是未敢动笔，心里隐深之处，总有一种敬畏感。

我曾经问过自己，敬畏什么呢？也许是廉村名气太大

了，许多文士写过许多精彩之作，也许是廉村文化底蕴太深厚了，又有不少有识者正在研究挖掘。更重要的是我自卑心理在作怪，好像遇上满园春色，蔷薇怒放，美人如花带刺，不敢冒然去触碰。

此时此刻，我立在这个皇帝赐名的村庄，只觉得廉村是无比的庄严。人世庄严，朗朗乾坤，有一种初始的力量深蕴其间，让我自觉在廉村这位“巨人”面前显得太渺小了。

稻田已收割，田间稻桩铺排场面很美。这田是“干部认田一亩”收割后的“杰作”，稻桩留得很高，一行行，一茬茬立着，一个接一个很整齐地翘着。真的好久没看过如此规模盛大的田间稻桩仪式，如此阵容带着稻谷丰登的田畴诗意，对我这长期从事农业科技工作者来说，浩浩荡荡稻田丰收后田园场景，心里自然觉得别样亲切。由此，我联想到廉村“陈

氏家训”中有句：“农田有诗经，书有田粮耕”。世世代代廉村人对田亩粮食爱惜美好传统，一直传承至今。

廉村村小，祠堂规模盛大，并都修葺一新，十分气派。我们一踏进陈氏祠堂，一眼就看到老陈正为村民写春联，火红的文化产品铺满地上。老陈见到客人来了，很是欢喜，连忙放下手中笔，边泡茶边说祠堂中厅悬挂着“循良家风”所蕴含一些道理。看这祠堂，想到薛令之清正为民。这位举世廉公，使廉村这块土地而闻名。

行走于溪边鹅卵石光滑路上，听着廉溪水流淌及山风吹拂的声音，我真想在廉村住宿下来，夜来享受“掬水月在手”，“月点波心一颗珠”的良辰美景。薛公号“明月先生”，想到明月映照天下万物，夜来月光流泻，山河照影，遍地都是廉村的好日月。

此时，只是我们的脚步太匆匆。这道路，廉村人世世代代从这里走出山野田间劳动，从这里走出进京考试，从这里走出经商赚钱养家。走过最窄路，敞开最宽的门。这门路，不就是我们今天追寻振兴乡村文化之路吗？

当我们将要离开廉村时，老陈还在祠堂认真写着春联，一幅又一幅散发着浓郁笔墨芳香的春联。

富春溪侧记

□甘建辉

风，从富春溪对岸吹来
那鹅卵石上步行道
散步的身影渐渐模糊
溪中的水波，线条依旧清晰
有浅绿色和粼粼银色闪着光
活泼地流向远方
它们与从未谋面过的身影
因为没有交集
它们坦然地绽开颜色
仰视落日与黄昏
风中，哪来的窃窃私语
毫不掩饰对溪流的窥探
对人，真的没有兴趣
溪流的水面溅起的水花
足以点亮即将的零星的灯火
让富春溪入夜
也不显得落寞与空荡

喝吧，朋友

□四锤

一说起茶
天色就开开了许多
特别是你去过坦洋村
二百年前的茶韵
在这一条窄窄的街上
如爱人般的依恋
散发着无法拒绝的魅力
让爱茶客们
有了一种此生的归属
热情的茶师们
用滚烫的山泉水冲泡
那神秘的工夫红茶
金灿灿黄澄澄的汤水
仿佛是极乐极悲中的一场修炼
印证着生命某一种的倾向
刹那间有了真切的领悟

